

壽山奉茶：山中「仙」，心頭念

撰文／中國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傳播學專業研究生 翟繼茹

壽山奉茶的人們是民間自建團體，它注定成為不了主流團隊或組織，難以產生全社會意義上的影響而成為社會主流。縱然如此，就其內在構成而言，奉茶人們基於相融的信念、信仰和需求而產生互動與連結，默默之間形成一個民間自建的「登山奉茶社群」。二十餘年來，它不僅是一種文化現象，也構成一定的社會影響力。

「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」。見識過黃山的神秘，領略過泰山的逶迤，享受過廬山的靜謐——但卻只有在壽山找到了人與山的渾然一體。自然、山與人之間的融合是三者間無言的默契，這默契源於以人為中心的相互鼓勵、回報和分享。如果你一直迷惑於人要怎樣同自然，同自己，同生命做交流，在壽山的一縷茶香中，你會找到答案。



圖1 壽山奉茶（蔡漢正攝）

偶尋桃源深處

清晨，微風拂面，登山入口處的石階緩緩延伸為木質步道。「啪嗒啪嗒」的踩踏聲告訴你，周圍有眾多和你志同道合。樹蔭散落一片陰涼，消除南臺灣的燥熱。一路上不時看到有身背大桶水罐和瓦斯罐的行者。他們在做什麼？為什麼這麼做？這樣的情景不禁使我想起大陸小學課文《挑山工》中所描述的挑貨品上泰山的人。難道他們也是為了生計上山討生活？

將近一個小時左右的山路終於到達盤榕休息區。當轉過階梯，另一個世界在眼前異彩紛呈。山路中有喘息聲裏的靜謐，有樹葉摩挲的細語，有臺灣獼猴不時的啼鳴；層巒疊嶂的一隅中是水沏茶香的滴水聲，是臺語起承轉合的歡笑聲，是一角傳來悠揚的豎笛

聲。你肯定會以為這是陶淵明筆下的另一個桃花源。背水上山的人則將自己背上來的水倒入茶寮的水桶中，拿出水杯喝一杯剛泡好的清茶。

盤榕有兩座茶寮，沒有想到茶寮中的所有用品器材均是志工義務從山下背到山上來的。（一家免費提供大麥和薑母茶，另一家則免費提供「水噹噹」青草茶。）他們不是為生計而討生活，只是單純背水上山奉茶。燥熱之後，一杯清茶確實令人心曠神怡。這樣的奉茶地點不止在盤榕，不遠處的雅座亭是另外一處世外桃源。據說「雅座」是壽山奉茶文化歷史最悠久的地方。敞亮的小亭，面海的廣闊視野，錯落的長凳與木桌。小亭內聚集了比較熟悉和健談的登山人，泡茶的忙碌和人語的熱鬧，使茶更為滾燙。「來喝茶」——泡茶人一聲聲召喚，新上山的山友邊歡愉的答應著，邊起杯斟茶。而亭外三五成群，靜靜欣賞海天一線的美景，人語較輕。

壽山被稱為是高雄人的後花園，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座有靈氣的山，雖然不高不險但卻散發著濃濃的人情味。背水人的背影，雅座的歡聲笑語令人久久不能忘懷。人們為甚麼會如此熱衷爬壽山？登山人是為了奉茶而爬山，還是為了爬山而奉茶？最先開始背水上山的人是誰？

「仙」自何來？

生哥，雅座的開創者。每週二、週四，週六和週日只要來到雅座，你都能看到他在忙碌。倒水、沏茶，招呼新上來的山友喝一杯養身茶。頭上包裹著藍色毛巾，赤裸肩膀，地道悠揚的臺語，嫺熟的沏茶動作，風趣幽默的言談，如一位隱士在這山中登山奉茶二十一年。不肯透露年齡的生哥，打趣說自己已經70歲，壽山是自己的母親，給自己再生的機會。他還說，「有人有山便是仙」。這奉茶人口中的壽山之「仙」究竟自何來呢？

「二十幾年前，身上有病，抽煙喝酒熬夜，什麼都幹，身體不行了，又沒有錢，就來爬山嘍！」生哥沒有想到爬著爬著，身體不但沒有了疾病的困擾，還越來越健康。「爬兩次之後就開始背小塑料桶了，爬完山泡泡茶。」雅座所泡的養身茶，據生哥介紹說，從一開始就是由枸杞、人參、紅棗等材料製成，食材一直沒有變過，是為了讓登山人有個好身體。「背水上山，一方面鍛煉身體，一方面也給山友享用，是一舉兩得的事情，利人利己，何樂而不為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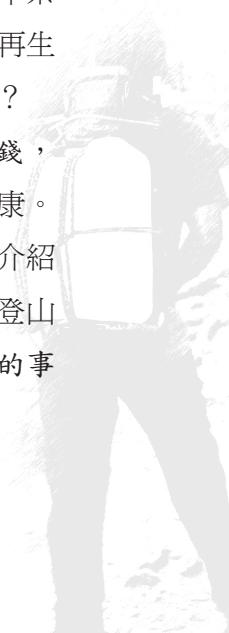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圖2 盤榕奉茶（蔡漢正 攝）（上）
圖3 雅座亭奉茶（蔡漢正 攝）（下）



一位70歲的阿伯也高興的和我分享他的快樂生活，「退休前是站碼頭的人，抽煙喝酒賭博，沒什麼事情不幹的，最後身體不行了，全身幾乎癱瘓。」此後，阿伯也開始爬山，「大概十幾個月後，身體慢慢就好轉了。爲了養病，向碼頭所在的單位請了兩年的假，登山養身，後來全好了，一直工作到65歲退休。」

一對夫婦的答案更爲簡單明瞭，「十幾二十年了，就是爲了身體！」在雅座碰到的多數背水人或普通的登山人，大多曾經有過疾病史，爲了健康而爬山，最後一堅持就是幾十年。

曾經全身癱瘓的阿伯說「登山不能停。」在幾次登山之後，這會成爲身體一種本能的訴求。就像馬斯洛（Abraham Maslow）在需求論中所說一樣，人首先要滿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。人對性、食物、水、空氣和住房等需求都是生理需求，這類需求的級別最低，在人們轉向較高層次的需求之前，總是盡力滿足這類需求。安全需求包括對人身安全、生活穩定以及免遭痛苦、威脅或疾病等的需求。人們對健康的積極追求，無疑是對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一種警惕與體現。當警惕能融入行爲體現，有益身體的外在活動也就能內化爲對於生理再

生、心靈再造的渴望與機制。生哥之所以把壽山形容成母親，應該就是深刻體悟「壽山奉茶」給了他新的身體、生命和心靈吧！他一直說「活動活動，要活必要動！」奉茶人藉由身體力行的登山行動和無私付出的信念意志，徹底落實「活動」的自在和灑脫，從而脫胎換骨開創新的人生。這就是壽山之「仙」。因此所謂的「仙」，我在壽山所找到的答案是：人與山之間的互動。



圖4 奉茶人（蔡漢正 攝）

在廣闊的高雄平原上，這曾經海下的珊瑚礁，如今高聳的壽山如何不是上天的禮物呢？高雄人承接了自然這一厚賜，在與它的親近中琢磨著生命的渺小與偉大，在滿足生命最基本的渴求後，從而便產生了「精氣神」，它同山的氣息交融凝聚，散發著茶香般清淡而雋永的靈氣。

不是團體的團體

在壽山登山人之中，大致有兩類團體。一種是有明確的據點，像盤榕、雅座這樣的休憩點，以登山運動，回饋奉茶，服務所有登山人為行為宗旨的團體；另一種是常見面的登山友自發形成類似於社團性質的團體，他們有自己私密的集會點，會邀請新人加入，但是不對所有人開放，社團裡的人也會為盤榕和雅座的休憩區背水，但卻不屬於其中。

生哥介紹說，在雅座背水、煮茶、拾垃圾的人都是自然而然的結成團體，沒有固定的章程，不接受外來的捐款。團體中的一員阿龍帶我來到雅座山友的休息處，一間不大的房間，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」。山友們就是在這裡取背水器材，汲水，然後上山。屋內有簡單的廚房，必要的廚具，山友們的聯繫電話表等等。阿龍說，他們的「小家」有一部分人出錢，每人兩個月1,000元新臺幣，一部分人單純出力，背水，煮茶，拾垃圾。當然這兩者沒有絕對的邊界。這裡沒有特殊的入會資格，只要你爬了幾次山，有背水的意願，和大家有相同理念並且熟識，你便可以來參加。牆上的賬務支出明細簡單明瞭的記錄著每一筆消費的情況。每週週末晚上都會在這裡舉行小型的聚餐。從牆上的圖片看到，八八風災時，山友們都有在山區中幫助運水。生哥稱他們自己是沒有團體的團體，是因為他們不受條例的制約，來去隨緣。團隊裡有許多外國人，有人參加了一段時間，因為要返回自己的國家，也就離開了。

另一種團體在自己的「私密」場所聚會，分享食物和精神的愉悅，他們通過網絡進行邀約，也沒有固定社團規定。我們所遇到的一個社團，便在隱密的山之一隅建了只有成員才能找到的「相思亭」。在這裡更可以享受到咖啡和私家美食。兩者相比較，都是因為對登山和奉茶的喜愛。客觀的觀察也可以看到這種團隊有更專業的登山設備，他們的小社團中有大致相同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基礎。而在盤榕雅座的奉茶團體中人群較為多樣，有待業養病的人，有大學教授，亦有外國友人。

不論人員如何構成，他們都共同構成了自建的社群，用集體行為模式構建著專屬於壽山的奉茶文化。

生活的奉茶者

在盤榕休息區，侯先生，約莫60多歲，幾乎每天4點就到茶寮煮茶；楊先生，50來歲，上班族，周休假日都會來幫忙。他們同雅座亭的生哥一樣，都是壽山的奉茶人。他們同飲茶人形成了獨特的壽山奉茶文化。你瞧，從清晨到黃昏，從歲初到年尾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壽山的茶香從未停歇。當我大汗淋漓的到達目的地，環顧左右，不論老老少少的山友手中，都是一杯清茶，神態自若。不經意的眼神交會後是淺淺的、會心的



圖5（右）、圖6（左）奉茶人（蔡漢正 攝）

微笑。有人安靜的發呆，有人歡快的閒聊，顧盼之間全然找不見都市中的急躁和憂鬱。正好奇這樣的心境從何而來時，亭內水沸茶鳴，不禁莞爾一笑。原來茶也有語言，告訴我，人的剛與柔，情與趣。

從山腳到山頂，每一步棧道上都有背水奉茶人的汗水，登山途中是對意志力的挑戰，如果你不堅持，如果你不凝志集中，如果你不有所期待，又怎能將背上至柔的水傾倒在最後的容器中？到達目的地，留下的只有一身清爽，已把塵囂全部留在山下。此刻的人也如茶一樣沖淡平和，這應該就是所謂的「放下」吧！來登山奉茶的人是來強健體魄，與此同時，怎能不是放下了俗世的許多繁務，放下緊張的時間，才得以上山呢？有了「放下」的心態，才得以收穫一份寧靜淡泊。茶的養氣頤神恰與人此刻的心境相互交融了。

質樸的人有情，才會深諳奉茶中回饋和分享的精神。回饋和分享的對象是鍾靈毓秀的壽山，願通過奉茶而使它更有人情味，更有靈氣；回饋和分享的對象也是周圍或熟識

或陌生的人，正是因為他們才使自己的記憶中有歡笑愉悅，也見證自身的變化和長成。奉茶的傳統是登山人的一種集體默契。或許，只有壽山和南臺灣人的質樸熱情相融合，才能孕育出如此獨特的奉茶文化。通過奉茶，將「茶」中的情誼水墨丹青般暈染開來。在此，人們也保留著一種集體記憶，在登山的途中三五成群，或幾次不言而笑、擦肩而過的人都會因為這山、這茶產生一種連接。當你在登山途中偶遇曾經想見的山友，你是否會追憶起過去的自己？集體記憶確認個人的過往與身分，個人通過分享這份屬於特定群體的記憶來尋找歸屬感和力量。如果沒有關於登山奉茶共同記憶的支持，也不會通過集體行為把它演繹成一種文化。文化是人精神世界的支撐，奉茶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，又鼓勵更多人熱情地投入其中。

自然而然

壽山之上時刻感受著人同自然的和諧相處。未上壽山前，早已聽說臺灣獼猴的「囂張跋扈」。但登壽山四次，看到的卻是人與獼猴的和平相處。在棧道上，弄不清楚是人在觀賞獼猴，還是獼猴在觀賞人。壽山已經成為人與獼猴共同生活的場域。

山中信號不佳，如果哪一處休憩場所缺水，沒有現代化的通訊工具，只得靠口耳相傳來聯繫。這是最原始自然的傳播方式，因為它懸置了所有的實體媒介，從而更依賴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，而人的自然情感也就成為溝通順暢的最重要基礎。在奉茶的過程中，垃圾的處理就更顯得妙趣橫生。像果皮、茶廢料凡是可以轉化為自然能量的垃圾都可以隨意丟棄在山中。我們的祖先不就是這樣生活嗎？凡是可以回歸自然的，就任其回歸。這樣的方式對於城市人來說，已經是久違的一種生活習慣。城市人被規範、被異化的生活方式可能也是驅使人們嚮往回到自然的一種動力。在休憩的過程中，陌生人之間的談笑風生更是高雄人獨有的熱情，也是自然賦予的一份平和。與自然的和諧相處，就是人與人之間，人與自身之間真誠的交流。

與壽山相別，耳際間不斷縈繞的笑語盈盈，鶯啼猿鳴使我更思念它的一份清靜致遠和一份毫不喧嘩的生機勃勃。形形色色的登山奉茶人是城市精神的另一面——放下生活中的細枝末節，懷揣感恩和質樸在蜿蜒山路中追求生命的和諧。大汗淋漓後，一茗在手，芸

芸眾生可海闊天空，可談風論雅，亦可凝神自省。這過程本就是和人生同樣的道理。所奉已不單單是一杯茶，是豁達的態度，是愉悅的分享，是對生命的崇敬和不斷的追問。奉茶團體這個民間自建社群，就是這一群對山對茶對人有情的山友自然凝聚起來的團體。他們來自南臺灣的四面八方，他們也來自世界的天涯海角，依著共同的情感和精神緊密相連，在社群內共同交流，相互鼓勵，一個眼神，一個微笑都會有知音人積極的回應。奉茶人的行為中無處不體現著「以茶利禮仁」、「以茶表敬意」、「以茶可行道」、「以茶可雅志」等茶德的精神。他們的集體記憶是在確認于喧嘩紛繁的俗世中尚有一世外桃源。

城市中的霓虹，每一盞燈火中似乎都有生活中的規範和誘惑，回眸間，想起古人的一句話「空持千百偈，不如吃茶去。」

後記

第一次登上壽山盤榕休息區，茶香飄來，與往來賓客談笑之時，按捺不住心中的驚喜與感動。驚喜於往來賓客舉手投足，一顰一笑間那久違的、真誠熱切的暖意；感動於登山奉茶人肩背身扛，一步一腳印中那細膩的、堅實篤定的信仰。與他們的相處中，快樂愉悅的分子就在空氣中擴散，讓人汲取著想要更加快樂生活的精神力量。回大陸前，最後一次到雅座採訪，生哥指著海天交接處說，我走時一定要朝壽山的方向望一眼，會看到他們在招手歡送我。下山的第一階梯，我回頭，他們的手臂在空中揮舞，道別之詞悠悠，笑聲依舊。這一刻，我默默奉起心中的第一杯茶，「相知無遠近，萬里尚為親」。筆墨抒不盡壽山奉茶人的萬分之一，希望每人都有機會來到壽山親自感受，從而奉起心中的清茶一杯。

圖7 一簾水·千情繞

